

■ 多彩童年

我从小和姐姐一块长大，我们俩小时候的性格几乎是完全相反：她胆儿大，我胆儿小。她脾气倔，我乖巧。因此她不怎么讨大人的喜欢，常常挨打。她犯了错误死不认错，给她台阶也不下，被罚站就一站到底，不怕把地板站穿。有一次，她把玩具撸了一地，爸爸叫她捡起来，她硬是不捡。爸爸就捉住她的小手，伸到玩具面前叫她捡。她把手握成拳头，仍然不捡。爸爸妈妈常被她气得头痛。

姐姐生性像男孩子那样好动，爬树、翻墙样样都会。有一次她去打酱油把钱

弄丢了，怕回来妈妈骂她，就爬到附近一棵树上躲了起来。家里人见天黑了她还不会回来，焦急万分，四处寻找，到处呼叫，她躲在树上一声不吭，最后妈妈带着哭腔喊：

“晓庆，你在哪儿，妈妈不打你！”

听到这句话，姐姐放了心，才“哧溜”一下从树上滑了下来，回到家里。

我们家附近有个游泳池，淹死过一个小孩，妈妈就禁止我们去游泳。

妈妈对姐姐说：“不许你带妹妹去游泳，听见了吗？”

姐姐点头。

“我回来要检查的。”妈妈又补充道。

妈妈上班去了。我们两个孩子在家呆着无聊，听见游泳池那里人声鼎沸，大人、小孩的嘻闹声不绝于耳。姐姐熬了一会儿，实在熬不住了，对我说：“我带你去游泳。回来妈妈问起的话，不许承认，否则就是叛徒。”我表示绝不当叛徒。

我们去了游泳池。姐姐游得很好，“自由泳”、“蛙泳”、“仰泳”交替着来。我看得羡慕不已，不愿意老在池边泡着，要求带我游。她让我骑在她背上，我还没有准备好，她就猛地一下扎进水里。我只觉得眼前一黑，一下子吞了不少水进胃里，拼命挣扎起来。等姐姐钻出水面时，我好不容易才喘出一口气，呛得大哭。姐姐恼怒地斥责我：“小笨蛋，连憋气也不会。去，先在池边把基本功练好后再说。”说完，一个猛子又不见了。我只好继续在池边练踩水，练憋气。

晚上，妈妈回来了。我们早已把头发晾干，游泳衣烤干。妈妈问姐姐去游泳了没有，姐姐说：“没有。”妈妈又看着我，我说：“没有。”妈妈就走到我们身边，用手指在我们的小腿上一

划划出一道印痕来。姐姐到底还是聪明不过妈妈挨了一顿训。

爸爸妈妈工作很忙，晚上经常开会到很晚，他们去开会时就把我们俩反锁在家里。每到这种时候姐姐就显得特别高兴，“猫走了耗子翻堂”我们在家里可以为所欲为。她带领我翻箱倒柜寻找吃的，但饼干、糖果之类的点心都被妈妈锁上了，最后只找出来一瓶葡萄酒。我们闻了闻，很香，就倒出来当饮料喝。结果我们俩都喝得酩酊大醉。

由于我年龄小，我跟妈妈睡在一块儿。姐姐一人睡一张小床，爸爸睡外屋。爸爸妈妈开会经常开到很晚，我们都是自己先睡在一块儿，妈妈回来再把我抱过去。我们俩一致要求睡在一块儿，妈妈不干。就寝前，我们俩谁也不愿意到门口去关灯，只好靠“猜拳”来决定谁去。赢了的要负责“掩护”，给关灯的人壮胆，大声唱：“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妈妈要进来……”输了的就在歌声中飞也似地跑到门口，用最快的速度关灯，折回来，钻进被窝。

有一阵子我们俩都“失眠”，暗地里串通好要共患难，谁也不许先睡着，互相咳嗽。谁先咳一声，另一个马上就要应一声，表示遵守誓言。有好几次我马上就要睡着了，姐姐不见回答，就使劲咳，不叫我睡着。正巧妈妈回来了，听见姐姐咳嗽不止，便问：“你们在搞什么名堂？”吓得姐姐再也不敢吭声，“失眠”也就好了。

过了一阵子，姐姐就会想出点新花招来玩。

我们家有个大箩筐，有大半个人高，装满了衣物、棉絮，放在墙角里。姐姐把它往外挪了挪，留下一块空间来，正好容得下我们姐儿俩。由于左边是床，右边是大立柜，所以人蹲在里

面用箩筐挡住，外面一点儿也看不见。这块小小的空间就成了我们（主要是姐姐）躲避干活的世外桃源。只要妈妈一叫：“晓庆，你来把地扫一扫！”她就拉上我飞快地钻进我们的小天地，屏住呼吸，妈妈找了几圈不见人，只好作罢。这样次数多了，妈妈心里也纳闷，这两个小孩莫非土遁了？

我们在小天地里玩牌、摆家家、看小人书。最后事情坏在姐姐的别出心裁上，她为了美化我们的小环境，贴了一些剪纸在墙上，妈妈一眼就看见了姐姐贴的五星红旗，这样我们的小天地就暴露了，“世外桃源”也失去了。

姐姐从小就充满了艺术细胞，爱唱、爱跳、爱摹仿。她常常在家自己一个人演戏，扮演戏中的各种人物，拉上我当观众。爸爸妈妈经常带上我们坐三轮车去看川剧折子戏、话剧等，一回到家姐姐就摹仿戏中人，学得维妙维肖，常常令大人们忍俊不禁。每次家中有亲戚客人来，都少不了要姐姐表演一番。她从不忸怩害羞，叫唱就唱，叫跳就跳，大方得很。亲戚们都称她为“涪陵来的小艺术家”。

小时候姐姐的头发又黄又少。为了刺激头发的生长，妈妈决定给她剃光头。姐姐坚决不干，又哭又闹。外婆就给她讲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姐姐听完故事就不闹了，也要当花木兰，乖乖地让剃头。我见了变成秃小子的姐姐，也闹着要剃光头。

成了秃小子的姐姐照样穿裙子，照样又唱又跳。她在幼儿园是“文艺骨干”，每次表演节目都少不了她。她带领小朋友们唱：“小板凳，排一排，小朋友们坐上来，呀坐上来……”她跳：“新疆是个好地方”，学维吾尔族姑娘扭腰转脖颈。她的嗓音甜亮清脆，从小就被吸收进成都市少年宫儿童合唱团，她迷上了唱

歌 每学会一首新歌 就要反复地唱上几十遍。

“天晴了 雨停了 美丽的彩虹出来了。草儿青青花儿笑，唱歌又舞蹈。啦啦啦啦……”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

这两首歌我就是从姐姐那里学会的。她每学会一首新歌，回来就教我，让我和她一起唱。

我们家里整天歌声不断。

■ 要学音乐不要上重点中学

四川音乐学院附中招生了。姐姐和几个要好的女同学一起去报了名。

一个星期天 我们家来了位客人 来人穿戴整齐 头发精心梳理过。他就是姐姐的班主任宋老师 来拜访我母亲 希望一起劝说姐姐不要报考音乐学院附中。

“刘妈妈，”宋老师呷了一口妈妈递给他的热茶 开口说道：“晓庆的学习成绩这么好 学校可以保送她上四中。这孩子相当聪明 是个好苗子 以后一定能够考上大学。”

成都市第四中学是市里首屈一指的

重点中学 只有成绩优异的人才能考进去。学校保送的 就更是学习尖子了。姐姐在学校的成绩一直拔尖，作文尤其出色，常被提出来作为范文。老师很欣赏她，一心希望她进重点中学 以后考大学 再成为研究生 博士生。凭她的聪明 她的智商 这一切完全不成问题。宋老师怕她放弃了进重点中学的机会 影响今后的前途 所以专程登门造访 以免她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错走一步，造成终生遗憾。

妈妈听完宋老师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语 说：“谢谢宋老师对她的关心。我也是搞教育工作的 懂得教师的苦心。晓庆这孩子成绩优良 是上大学的料。但是她非常喜爱音乐 并且有这方面的潜力。进艺术院校一直是她的梦想。我尊重她的意见 决定不阻拦她 让她自己去选择吧。”

宋老师听完这话 为母亲这么“顺”着自己的女儿感到吃惊。他并不甘心 继续探问：“晓庆呢 我当面再问问她的想法。”

姐姐躲在屋里 始终不肯出来见宋老师 妈妈抱歉地对宋老师笑笑 给他再斟上热茶。宋老师又坐了一会儿 最后不无遗憾地告辞了。

好心的宋老师想不到 如果当初姐姐听了他的话 中国多了一个大学生 却少了一个电影明星。对此 姐姐特别感谢妈妈 正是母亲的通情达理 她对女儿的理解 才有姐姐的今天。

音乐学院附中发榜那天 姐姐带我一同去看。路上碰到一位和她一起去报考的女同学 哭哭啼啼地往回走。姐姐拉着我三步并作两步赶到人头攒动的红榜前，找呀找呀，终于找到了：刘晓庆，三个字清清楚楚就在红榜上。

考上了！

“天晴了 雨停了 美丽的彩虹出来了……”

姐姐兴奋地拉上我哼着歌，溜烟跑到校门口，叫了一辆三轮车，一路上见好吃的就买，一买就买三份，我们俩每人一份，还给车夫一份，车夫高兴得不断和我们摆“龙门阵”，拉着我们逛大街玩。

回家路上经过体育学院附中时，一位女教师看见了我们，大惊小怪地道：“哟，你们还真会享福，坐着三轮车闲逛。你们的妈妈到处找你们呢！”接着扯起喉咙喊：“刘校长，你的两个女儿在这儿！”

我们连滚带爬地下了三轮车，姐姐塞了几块钱给车夫，赶紧把他打发走。要是妈妈看见我们两个小东西坐着三轮车回来，肯定要骂我们，因为在当时坐三轮车还是比较奢侈的，何况我们一路上还吃着“香香”回来呢！

但是后来平安无事，妈妈并没有骂我们。可能是被姐姐考上音乐学院附中的喜讯冲忘了吧！

姐姐考上音院附中主修声乐。但她是四川人，视辣椒为命，无辣不吃饭。虽然知道辣椒对嗓子有刺激作用，但是却抵抗不了它的诱惑，忍不住要吃。她尤其喜爱外婆用做榨菜的青菜帮帮做的“节节菜”，把青菜帮帮洗干净，晾干，切成拇指大的块儿，撒上盐、花椒面、糖、酒等拌匀，放进坛子里，随吃随取。“节节菜”香脆麻辣，十分可口，是外婆的绝招，谁也没有她做的好吃。姐姐每周回来都要带一大瓶到学校去吃。由于她吃辣椒太厉害，没把嗓子保护好，结果渐渐变了声，成了“公鸭嗓子”。后来就改修主科扬琴，副科钢琴。

姐姐学扬琴很刻苦。那时音乐学院附中的条件不是很好，还不能每人拥有一架琴。姐姐和另一个同学共用一架扬琴，两

人轮流着练。

为了利用在家的时间练琴，姐姐要求妈妈给她买一架扬琴。在当时买扬琴的钱可不是小数目。妈妈在心里斗争了好几天，终于在一家旧乐器商店给姐姐买了一架半新的，音质还不错的扬琴。又找人做了一副琴架和乐谱架，从此我们家琴声不绝于耳。

扬琴如钢琴，清脆悠扬，十分动听。

她奏《欢乐的草原》：“得得”的马蹄声由远至近，又由近至远，在辽阔的草原上纵横驰骋。她奏《金蛇狂舞》：“一条美丽的蛇，摇首摆尾，起伏跌宕……真是‘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我被这美妙的琴声陶醉，感染，也萌发了学琴的念头。但是姐姐不教我弹好听的乐曲，却让我成天没完没了地重复那些单调枯燥、一点也不动听的练习曲 I、练习曲 II……练习曲 N。每首练习曲必须在姐姐面前通过了，才准换新曲子。

我每次“交功课”，她都没有满意过，对我那个厉害劲儿，就别提多令人寒心了。

我平时打得挺顺的曲子，在她面前就老卡壳，所以就老通不过，这个星期就还得继续打这支曲子。有时我打烦了，就偷偷地翻后面的新曲子来打，过过瘾。姐姐知道了，就骂我：“还没有学会爬就要跑，连多、来、咪、发、唆都没有打伸抖，还想打名曲，心太厚了。”气得我直掉眼泪。

有一次，姐姐在隔壁房间睡午觉，我在这边打琴玩。我打的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突然，姐姐推开房门进来说：

“嗯，打得不错。”

我愣愣地望着她，猜不透这话是什么意思。

“真的，有进步。我从头到尾听了一遍，只有两个地方有毛病。不错。”

我想，我为什么在姐姐面前老卡壳，主要是太紧张的缘故。刚才我一个人打，就很放松，所以打得自然。只有进入旁若无人的境界，才能打好琴。

后来有一次，在我参加成都市西城区业余文艺汇演结束后，一个女孩跑来问我：

“你是跟哪个老师学的？一看你的手法就知道是正规军，不是野鸡队的。”

我们家靠近成都郊区，附近是大片田野，还有一条清清的河流。夏季，油菜花开得一片金黄，香气馥郁，蜜蜂成群。我们全家常常去郊游、踏青。爸爸就给我们讲历史故事，让我们背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而后、三国承晋、终南北隋唐继、五代宋元明清民。

我们采‘清明草’做馍馍，采‘马齿苋’做凉拌菜吃。

我们家与成都南郊公园只有一墙之隔。我们全家常去那里泡茶馆，借小人书看。那时借一本小人书才两分钱，而且种类很多。什么武侠神道、《水浒》、《三国》、风花雪月，应有尽有。公园里还有著名的‘武侯祠’，那些龇牙咧嘴的塑像总是令我毛骨悚然。

我们家离杜甫草堂也不远，只有步行半个小时的路程。父母母亲都是学教育出身，爱好文学历史。对三百首唐诗不说是“倒背如流”，却也基本上能整段背诵。什么《长恨歌》、《琵琶行》、《兵车行》、《将进酒》等等，都能随口诵来，因而我们姐妹也耳濡目染，受到熏陶。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

也会吟。”故我们也能胡乱诌几句“打油诗”。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几家在成都的亲戚约好一起到杜甫草堂聚会 庆贺外婆的生日。由于我家离草堂公园最近 所以到公园茶馆占位子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在我们肩上。

我们全家起了个大早，先到公园茶馆去订了茶，把手绢呀、报纸呀之类的东西放在椅子上，表示这些椅子已有归属。然后我们去园中散步，等候亲戚们的到来。

我们来到一条林荫小径，两旁高高的密实的青竹遮住了阳光 幽幽深深。门口一块匾 上书四个大字：“曲径通幽” 我们顿时“诗”兴大发。爸爸率先来一句：

“草堂春来早，”

我马上接一句：

“漫步林荫道。”

姐姐紧跟上来：

“对对复双双（指一对对的情侣和伉俪）”

妈妈顺口说道：

“游人知多少？”

整个一首蹩脚打油诗。我们哈哈大笑 自得其乐 乐此不疲。

姐姐和我还爱看楹联上的诗句，把那些没有标点符号连成一片的冗长句子断出来 让父母仲裁。有些句子怎么断都讲得通 因此我俩时常争得面红耳赤 就像有个笑话 说有一位不受主人欢迎的客人赖着不走 其时天正下着雨 主人就写下一句话：

“下雨天留客 天留我不留！”

这位聪明的客人把这句话用标点符号重新断过，意思就

全变了：

“下雨天 留客天 留我不 留！”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到来了。

运动初期 爸爸还没有被揪出来 他和妈妈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听报告、学习中央文件、开会，仍然很忙。

姐姐她们更是热血沸腾 跟着音乐本科的大哥哥们、大姐姐们 参加战斗队 戴上红袖章 贴大字报 唱造反歌 跳造反舞 拿起笔做刀枪 积极站在运动第一线 誓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发动得相当彻底 全中国的每一个男男女女 老青少幼都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干劲冲云霄”。

后来，造反派分裂成两派，每派都认为自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而对方则是保皇派 是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站在一边的。双方经常发生舌战和磨擦。

四川音乐学院的革命小将、革命小小将们也分成了两派。双方用高音喇叭、大字报互相指责 互相攻击 互相谩骂。

姐姐能说会道 能唱会跳 字也写得不赖 所以写大字报，贴标语 表演宣传节目 与对立派辩论 哪儿都少不了她。

一次，她和两个战友拎着一桶浆糊在校园里刷了一幅大标语 保皇派绝无好下场!!! 写完 还在‘保皇派’三个字下面画了个猪脑袋 对立派被称为‘蠢猪’)

她们正在得意地欣赏自己的杰作，忽然背后一声断喝：

“把它撕下来！”

她们惊讶地一回头 只见前面齐刷刷站了一群‘蠢猪’派的人。姐姐心里不免有点发毛，但脸上仍保持着大无畏的神

态，不屑地说：

“凭什么？”

“这个猪脑袋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呀。要过年了，画个猪头送给你们。”

“这是对我们的侮辱，你们到底撕不撕？”对方一个个捋起袖子。

“你们不要心虚嘛。这猪……”

“哗”的一声，姐姐和两个战友冷不防被一桶浆糊浇了一头一身。她们顿时火冒三丈，忍不住摩拳擦掌要上去打架。

但是对方的人几乎是她们的三倍，力量太悬殊了。

“算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咱们先保存自己的实力。”姐姐识时务地对战友说。

眼睁睁看着对方把标语和猪头撕得一干二净，得胜回朝。后来，爸爸也被揪出来了。

每个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都要被集中关在“牛棚”里，还每人发一块白布，自己做成白袖章，用墨笔写上自己的头衔：叛徒、特务、走资派、地主等等，戴在左臂上。爸爸的头衔最长：“阶级异己分子”。我不懂什么叫“阶级异己分子”，只觉得很拗口，又不敢问妈妈，一直在心里纳闷。直到爸爸被“解放”，放出“牛棚”，我才弄清楚。原来爸爸的父亲是地主，家里有很多地，他算是地主少爷。但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走出了家庭，出来读书、学医、搞教育，最后成为中医学教授。他并没有享受过地主生活，更没有剥削过农民，没有像他的几个兄弟姐妹一样划为地主，因此就定了个“阶级异己分子”。

当爸爸被关进牛棚时，牛棚里已经“牛”满为患了，所以管理很差，伙食也不好。那时每个星期天允许家属们送一次饭。

一天 妈妈把香喷喷的红烧肉、凉拌鸡块加上白米饭严严实实地压了一饭盒 准备去牛棚。姐姐一把夺过饭盒 说：“我去送！”走到门口 又说：“妹妹也和我一块去。”

我们俩送完饭，手里拎着爸爸换下来的脏衣服往回走。

突然，一块石头飞来 打在我的头上 还听见有人叫道：

“打倒阶级异己分子！”

我捂住头不敢作声。姐姐回头一看，一个比我大、比她小的男孩一溜烟地跑了。姐姐把衣服包塞到我的手里，对我说：

“在这儿呆着别动。”

她飞快地去追那个男孩，一下子不见了人影。一会儿 那男孩又折了回来 姐姐追上了他，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那男孩是体院一个造反派头头的小孩。

姐姐犹豫了一下 她看了一眼我头上鼓起的包 横起一条心豁出去也要报这个仇。

她抡起手掌‘啪’‘啪’打了那男孩两耳光。他‘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脸上五根手指印清晰可见。

“你以后还打不打我妹妹？”

“不打了。”

“还骂不骂人？”

“不骂了。”

“今天这件事回家不许跟你爸说。否则，姐姐做出一副凶狠的面孔吓唬他，我决饶不了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后来我上学时又碰到过那男孩几次，他再也没有向我扔石块。

那时爸爸的‘历史问题’没有搞清楚 还不能定性 所以我

们的家庭成份既不是红五类 也不是黑五类 于是就叫“花五类”。花五类的子女的腰杆虽然没有黑五类的那么软 但也不如红五类的那么硬。所以这对姐姐的红卫兵小将的生涯多多少少有点影响。姐姐被列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进学习班受教育 要她“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 毫不留情地与家庭划清界限”。

姐姐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但在与家庭划清界限上有点立场不坚定。

有一天 几个工宣队的队员闯进我家搜查 说是要找爸爸隐藏的黑材料 他们翻箱倒柜 到处乱翻。

“这个不能动 是我大女儿的箱子。妈妈想制止一个工宣队员。

“她的也要看 她在干什么？”

“她是四川音乐学院的学生。箱子里都是她的私人物品。”

“把它打开。”

在那个法制不健全的年代，在这些法盲的头脑中没有什么不能干的事。

箱子打开了，里面是相册、日记、毛主席纪念章和一些信件。他翻了翻相册 里面都是些演出照和生活照。又浏览了一下日记 尽是一些斗私批修、批评和自我批评、狠斗私心一闪念的学毛著心得体会。他又把信件打开看 都是一些同学之间的日常通信，夹着几封男同学的求爱信。

“小资产阶级情调！”

这时 姐姐回来了。

“你们怎么连我的箱子也翻？”

姐姐穿着绿军装 戴着“川音井冈山造反团”的红袖章 漂

亮的脸蛋 窈窕的身材 英姿飒爽。工宣队员们一下被震慑住了。

“对不起 我们不知道是你的。”那个队员辩解。

“如果开始不知道是我的 打开以后总该知道了吧 你们有权搜查我爸爸的东西，但无权搜查我的东西。我是革命小将 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搜查 说明你们的阶级阵线不清！”

姐姐伶牙俐齿，几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宣队员不是对手，一时语塞。妈妈在旁边直冒冷汗，悄悄拽姐姐的衣袖。

“妈妈 你不要管 这是我的事。”

姐姐又说：

“你们翻看我的日记和信件 是违法的 希望给我道歉！”

工宣队一时找不出理由来反驳，只好顺着台阶下：

“对不起 这是我们的疏忽 今后一定注意。”

姐姐见他们软了下来，也转变了态度，坐下来与他们闲聊 工宣队队长问：

“你们学院最近有什么演出吗？”

“正在上演舞剧《白毛女》。你们如果想看 我可以给你们搞票。”

“好 好。”

他们走后，妈妈担心地说：

“你倒出了气 只怕你爸爸要倒霉。”果然不出所料。几天后 在一片“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 它就不倒”的语录声、口号声中 他们把爸爸狠狠地斗了一通 说他唆使自己那个资产阶级小姐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

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忙着推汤圆面。

我们把糯米泡软 磨成米浆 装在口袋里把水滴干 这样就做成了汤圆面。再用芝麻、白糖、红糖、核桃、花生、猪油等材料做成汤圆心子 比成都有名的‘赖汤圆’还好吃。

一个星期天，妈妈、姐姐和我三人一起包好汤圆下锅煮。起锅时 只见满锅的汤圆都变成了红色 妈妈叫道：

“嘿 红汤圆有喜 莫非有什么好事？”

姐姐说：

“肯定是爸爸要出来了 我今天不回学校了 等爸爸回来一块儿团圆。”

傍晚时分，邻居一个小孩跑来告诉我们：

“我爸爸回来了。他说你们爸爸今天也要回来！”

我们高兴极了，红汤圆真的灵验了！

晚上 爸爸果然从牛棚出来了。他瘦了一圈 神色疲倦 但精神还不错。我们全家愉快地吃了团圆饭，又吃了红汤圆。

“文化大革命”中期 造反的两派越来越对立 舌战、小摩擦逐步升级 上升为武斗。先是局部的、小规模武斗 使用的武器还限于棍棒、刀子、砖头、石块等 后来双方都有了武器装备 武斗变成了战争。城里到处剑拔弩张 火药味处处可闻 每天都有被打死的人。老百姓一到傍晚就不敢再出家门。许多人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 或是去乡下亲戚处 或是到武斗较少的外地去投亲靠友。

妈妈有个表妹在北京工作 住在军事博物馆。在某一派组织放出风声要‘血洗’体育学院以后 我们全家决定到北京去避难。但是怎么也找不见姐姐 她不在学校里 也没回家。到几个她要好的同学家去问也说没有看见她。结果爸爸、妈妈和我忧心忡忡地到了北京。